

朝鲜朝汉文词典的种类与价值

王平¹ 冯璐²

1.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1100; 2.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朝鲜朝汉文词典是朝鲜朝学者编撰的以意义为类, 聚合、解释汉字词意义和用法的工具书。文章通过对朝鲜朝类解类、语录解类和综合类代表词典的介绍, 研究各类词典的特点和功用, 认为朝鲜朝汉文词典的编撰体例受中国传统词典的影响, 编撰内容为汉文化和朝鲜本土文化融合的产物。目前, 朝鲜朝汉文词典绝大多数尚未在中国出版, 作为域外新材料, 其对汉语汉字的对外传播以及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等研究皆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朝鲜朝; 类解类词典; 语录解类词典; 综合类词典; 价值

中图分类号: H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1) 05-0128-07

一、引言

词典是按词语类别收集并训释词义的工具书。中国最早按义类编排的词典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尔雅》, 全书收录 4300 多个词语, 将其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十九篇, 成为中国传统词典编撰的萌芽。后人仿照《尔雅》体例, 编撰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词典, 如汉代孔鲋《小尔雅》、三国魏时张揖《广雅》、宋代陆佃《埤雅》、明代朱谋埠《骈雅》、明代方以智《通雅》、清代吴玉《别雅》, 这些词典都具有综合词典的性质。此外, 西汉扬雄《方言》仿照《尔雅》体例, 开创以词汇比较体例编撰词典之先河。以后的学者承袭以上两种词典编纂体例, 开始收集各种词汇, 按类编排。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词典发展的鼎盛时期, 中国的词典也在此期间开始传入朝鲜半岛。这一时期, 朝鲜学者为了查阅汉语词汇更加便捷, 开始抄录中国传统词典, 取其所需辑录成新“词典”。此外, 中国传统词典也于这一时期在朝鲜半岛被大量刊刻出版。除了对中国传统词典的抄录和刊行, 朝鲜文人也开始仿照中国传统词典体例, 自行编撰汉文词典。朝鲜半岛汉文词典的编撰, 亦始于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朝鲜朝。“在此期间, 朝鲜朝不仅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加深, 还将汉语和汉文化根植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韩国传世汉字字典文献集成”(14ZDB108)、韩国教育部及国家研究基金“汉字与东亚文明研究”(NRF-2018S1A6A3A0204369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平, 女, 山东济南人,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东亚古辞书、域外汉字传播与应用、汉字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 冯璐, 女, 甘肃天水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汉字发展史、东亚古辞书等方面的研究。

于本国土壤,使其影响深远。历代君主对国内汉语学习的重视,是汉语和汉文化在朝鲜半岛有效传播的重要原因。另外,中国对朝鲜来华使节的汉语水平要求愈发严格,这也促使朝鲜朝格外重视汉语译官的培养。朝鲜朝采取诸多推广汉语的措施,例如:设立司译院,使高级汉语人才的培养得到有力保障;增设乡校等机构,教授儿童学习汉字和汉文化;引进中国考试制度,鼓励民众参与科举考试。”^①这不仅加速了汉字和汉字词在文化生活方面的普及,更能使汉字词融入当地语言。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使用汉字词汇,朝鲜朝文人开始编撰适用于本土的汉文词典。

朝鲜朝词典的编撰按照用途主要分为类解类词典、语录解类词典和综合类词典。其中,类解类词典主要有《译语类解》(含补)、《蒙语类解》(含补编)、《方言类释》等,语录解类词典主要有李滉《语录解》、郑澆《语录解》和南二星、宋俊吉《语录解》;综合类词典主要有《物名考》《才物谱》《古今释林》等。

二、朝鲜朝类解类词典及其价值

“所谓‘类解’,即把词汇分类成天文、时令、地理等几十个类别之后,逐次解释其义的意思。这不仅是有学习外国语的既简明又饶有兴趣的词汇集,同时还具有对译著述的性质。”^②朝鲜朝自编的类解类词典主要是为帮助翻译人员学习汉语词汇,高峰期产生的《译语类解》(含补)、《蒙语类解》(含补编)、《方言类释》等词典都属类解类词典。

(一)《译语类解》(含补)

《译语类解》是朝鲜朝司译院编写的供译官语言学习、翻译、科考用的汉语类解类词典,该词典据推测约成书于朝鲜肃宗八年(1682),刊行于肃宗十六年(1690)^③,是译学制度建立后的产物。比词典分上下两卷,共收录汉语词条4691个,涉及天文、时令、气候、地理、宫阙、公式、官职、祭祀、城郭、桥梁、学校、科举、屋宅、校阅、军器、佃渔、馆驿、仓库、寺观、尊卑、人品、敬重、骂辱、身体、孕产、气息、动静、礼度、丧葬、服饰、梳洗、食饵、亲属、宴享、疾病、医药、卜筮、算数、争讼、刑狱、买卖、珍宝、蚕桑、织造、裁缝、田农、禾谷、菜蔬、器具、鞍辔、舟舫、车辆、技戏、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花草、树木、琐说,凡59个门类。朝鲜英祖五十一年(1775),司译院训上金弘喆承金相国之命修订《译语类解》,并在此基础上补缺《译语类解》,共增补2298个词条,并在《译语类解》原有门类上增加官府、婚娶、卜筮三类,另立为一卷,名为《译语类解补》。该书编撰目的如金弘喆的跋文所言:“物类有万,方言不一,以我人而习华语者,苟未能周知而遍解,宜有所齟齬而扞格,此《译语类解》之所由作也。”《译语类解》和《译语类解补》对词条的训释体例相同,各个词下有左右两行小字标记朝鲜语读音,左下旁所标记的是正音^④,右下旁的是俗音。其下所表示的“○”之下又用朝鲜语或汉语标记其词汇的朝鲜语词义。若朝鲜语与汉语词义同一,就用“|”表示重复。《译语类解》(含补)是为帮助汉语学习者掌握数量庞大、纷繁复杂的汉语词汇而编写的对译词典,因收词汇的每个汉字下左右两侧都用谚文标注了该字的正音和俗音,故这部词典也是研究近代汉语北方语音的宝贵材料。

① 王平:《韩国汉文辞书史科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第3页。

② [韩]金哲俊:《“类解”类文献中的汉一朝词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③ 参见王平:《韩国汉文辞书史科学》,第243页。

④ 即符合《洪武正韵译训》和《四声通解》等官修韵书的读音。

(二)《蒙语类解》(含补编)

由朝鲜朝司译院编写的《蒙语类解》,约成书于朝鲜英祖四十四年(1768)。为帮助蒙语学习者掌握数量庞大、纷繁复杂的蒙语词汇而撰成的汉文词典。词典分两卷,共收录5317个汉语词条,涉及天文、时令、地理、人伦、人品、身体、容貌、气息、性情、言语、动静、人事、宫室、官职、官府、城郭、文学、武备、军器、政事、礼度、乐器、孕产、梳洗、服饰、饮食、佃鱼、田农、米谷、菜蔬、果品、疾病、丧葬、寺观、器具、匠器、舟车、鞍辔、数目、珍宝、布帛、买卖、争讼、刑狱、戏玩、骂辱、国号、飞禽、走兽、水族、昆虫、树木、花草、杂语,凡54个门类。汉语词条下为谚文的对译,后用“○”隔开,用谚文注明蒙语中的对译。朝鲜正祖十四年(1790),学者方孝彦据《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①的表音对《蒙语类解》进行增补,作为一卷,名之曰《蒙语类解补编》。《蒙语类解》(含补编)是一部汉、朝、蒙三语对译分类词典,与《蒙语老乞大》《捷解蒙语》合称“蒙学三书”,是朝鲜时期重要的对译词典。《蒙语类解》(含补编)很好地保存了十八世纪蒙古语口语词汇,是研究这一时期蒙古语词汇的宝贵数据。此外,该词典还记录了十八世纪朝鲜语的口语词汇,对研究朝鲜语词汇的形音义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方言类释》

《方言类释》成书于朝鲜朝正祖二年(1778),是朝鲜朝重要的汉、朝、满、蒙、倭对译词典,作者徐命膺、洪命福。词典收录词汇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医卜文算、政治人事、居室器具、风俗人情、日常起居、动物植物等各方面,具体包含天文、时令、地舆、尊卑、亲属、身体、容貌、动静、气息、性情、言语、宫殿、朝会、政事、官职、升黜、人类、称呼、祭祀、嫁娶、生产、丧葬、宴会、接待、文学、笔砚、科试、乐器、数目、教阅、军器、射艺、衙署、仓库、城郭、街道、桥梁、屋宅、营作、服饰、裁缝、布帛、纺织、食饵、割烹、茶酒、饮啜、疾病、残疾、医药、卜筮、梳饰、镜奁、床帐、器用、骂辱、争讼、刑狱、僧道、寺观、珍宝、买卖、借贷、蚕桑、田农、农器、米谷、果品、菜蔬、匠器、制造、技戏、舟船、车辆、鞍辔、田猎、钓渔、皮革、柴火、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树木、花草、杂语,凡87类。《方言类释》以类相从,涉及广泛,搜罗广博,训音详实,作为一部专门汇集汉语词汇的词典,其目的是记录以中国为主的通行于当时的“方言”。此处所谓“方言”,是指蒙、满、汉、倭语言。该词典以汉字作为字头,以朝鲜谚文释读其音义,而汉字字头可以看做是当时中国官方所用“普通话”词汇,因此该书也可看做是汇集清代中期中国官方“普通话”的词典。

综上,类解类词典延续了中国传统词典《方言》的编纂特点,以词语比较为主要编纂目的,而朝鲜朝类解类词典又在此基础上扩大了词汇的比较范围,不局限于同一语言的比较,而是扩大到两种或多种语言同一词语不同形态的比较,从而实现两种或多种语言对译的目的。朝鲜朝类解类词典对研究近代汉语、朝鲜语、蒙语、倭语的音韵、词汇、语法、借词以及表示法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在标记汉字词读音时,朝鲜朝词典克服直音法、反切法等传统汉字注音方法的局限,能够以谚音较准确地记录当时汉字的雅音和俗音,从而成为研究近代汉语北方语音的宝贵材料。

三、朝鲜朝语录解类词典及其价值

随着“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且词典在朝鲜半岛逐渐发展到成熟阶段,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理解

^① 有的版本为《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均为清代阿桂奉敕编撰,收入四库全书。

儒学经典,朝鲜文人纷纷开始收编中国“朱子学”类著作及其他典籍词语,分门别类,编汇成书。朝鲜朝中宗十八年(1523),校书馆重新刊印《朱子大全》。朱子学在古代朝鲜得以大力普及,朝鲜学者对朱子著作及其思想的研究日益加深,其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朱熹的《四书集注》,《朱子文集大全》和《朱子语类》也颇受关注。其中《朱子语类》是朱子门人对朱熹及其弟子的问答语录汇编,语言以宋代白话口语为主,再现朱熹与弟子对话时的生动场面,便于后人透彻理解朱子思想。然而,语录体的选用却加大了后世朝鲜知识分子的理解难度。为了更好地理解朱子思想,朝鲜朝关于朱子批注的著作应运而生,解释《朱子语类》中难解的词语及短语表达,并将训释词条分类辑录成册,这类词典即为语录解类词典。语录解类词典主要有李滉《语录解》、郑澐《语录解》和南二星、宋俊吉《语录解》。

(一)李滉《语录解》

关于《朱子语类》的注书,始于朝鲜文人李滉。李滉及其门人从《朱子语类》中摘录难解的口语、俗语表达,以汉语和谚文批注,名之曰《语录解》。该书为后世《朱子语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李滉《语录解》具体成书年代未详,且原稿今已失传,未见其貌。而后朝鲜朝学者柳希春对《朱子语类》中难解词语进行批注,撰成《语录字义》,后又在此基础上增删修订,结合李滉《语录解》的相关数据,重新编撰成《朱子语类训释》。

(二)郑澐《语录解》

郑澐《语录解》是在李滉《语录解》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朝鲜孝宗三年(1652),郑澐将李滉和柳希春二人的注释合编,以《朱子文集》《朱子语类》《近思录集注》《心经附注》等宋明儒家文献补充词目,并增以批注,予以刊行,取名《语录解》。全书分语录解、汉语集览字解和附录三部分,共收词条942个,其词目先以字数为纲进行排列,分一字类、二字类、三字类、四字类、五字类、六字类,词目训释方法多样,有以汉语训释,有以谚文训释,亦有汉、谚兼用训释词义,词目注音有以汉字注音,亦有用谚文注音。

(三)南二星、宋俊吉《语录解》

南二星、宋俊吉《语录解》是对郑澐《语录解》的修订。朝鲜显宗十年(1669),南二星、宋俊吉二人对郑澐《语录解》加以修正,并在郑澐《语录解》的基础上增加98个词条。其编纂体例与郑澐《语录解》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此外,《朱子语类》的系统化研究始于宋时烈,其与门人因《朱子语类》记录杂乱无章,因而对《朱子语类》进行重新编目,著成《朱子语类小分》。此外,朝鲜朝文人洪启喜校勘的《朱子语类》、李宜哲编撰的《朱子语类考文解义》、李义凤编撰的《洛闽语录》等都是在前人基础上著成的。

综上,朝鲜朝语录解类词典收录《朱子语类》中难解词汇,主要训释近代汉语白话词音义。“近代汉语词汇学的主要任务是描写近代汉语词汇的总体面貌,通过考察近代汉语中的词汇现象,探讨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过程和特点,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构词规则和词义系统,尤其是常用词语的文白兴替,旨在揭示文白此消彼长过程中近代汉语词汇承古启今的发展过程,探索近代汉语词汇古今演变的内在规律,总结已有成果和探索研究方法等。”^①朝鲜朝语录解类词典保存的近代汉语白话词汇,为我们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在跨域跨语发展中的特点和规律提供了宝贵的域外资料。

^① 徐时仪:《近代汉语词汇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四、朝鲜朝综合类词典及其价值

综合类词典指辑录全部知识词汇或某一特定领域词汇并训释词义的工具书。朝鲜朝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类汉文词典主要有《才物谱》《物名考》和《古今释林》。

(一)《才物谱》

《才物谱》成书于朝鲜朝正祖二十二年(1798),作者李晚永。该词典是朝鲜半岛史上重要的词汇总集,对朝、汉语言文字及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才物谱》所释词汇范围涉及天、地、人、物等方面,是一部百科性质的综合类词典。该书汇集了朝鲜朝各个门类的词汇,以经、史、子、集为本,辅以稗官俚语和各种翻译,进行考据注释,共收录29111个词条。《才物谱》以汉字词为主要解说对象,以汉籍为主要考释依据,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精神资源。该书一方面模仿和承袭《尔雅》郭注的形式和内容,另一方面又融入本民族文化的内容加以创新,从而呈现出新特征。“它以物类分谱,将所有词分为太极、天谱、地谱、人谱、物谱五个大类;以等级分目,谱下设词头,词头下辖词项条目;以意义系联,根据内在意义关系,将相关词归纳在一起,分别编排;以附录为补充,有些词与前文意义既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又不是十分紧密,有一定的独立性却又无法单独成章,将这些词以附录的形式加在谱系或词头后。”^①《才物谱》在体例上先列汉源汉字词,再列朝鲜语固有汉字词。注释部分主要是释义,有时兼有释形、释音;有汉文注释、谚文注释或二者间杂,汉文注释占绝大多数。释义方式以义训为主,兼以声训。该书随文训释,在纂集起来的训释材料中,加上了作者自己的观点。约19世纪末期,朝鲜朝学者又在《才物谱》的基础上增广词条,编撰成书,名为《广才物谱》。相比于《才物谱》,《广才物谱》收词更丰富、更多样,每类词汇下标题行更多,词汇涉及到的领域更广泛,谚文释义也更为丰富。

(二)《物名考》

《物名考》为朝鲜纯祖时代著名实学派学者柳僖所著,记录草木、昆虫、水族、土石金水火等形态、性质、产地、用途等的综合类词典,该词典编撰体例延续《才物谱》。作者编写此书是为普及常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全书共五卷,第一、二卷收有情类,包括羽虫、毛虫、羸虫、木族、鳞虫、介虫、昆虫七类,第三、四卷收无情类,包括草、木两类,第五卷收不动类和不静类,包括土、石、金、火、水五类。

(三)《古今释林》

由朝鲜朝学者李义凤编撰的《古今释林》成书于朝鲜朝正祖十三年(1789),是朝鲜朝体量最大的综合类词典。作者编纂此书,最初是为了便于理解《朱子语类》和“四书”小注中的词汇,后有感于正俗词汇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与时俱进,作者将汉魏至明清经典文献、朝鲜先儒文集、杂识、吏学、吏读中常用词汇,加以编辑集解。《古今释林》全书共四十卷,分内、外两篇,内篇主要收录来自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汉语词汇,比如:方言、朱子语录、佛、道家语录等。内篇按照所收词汇来源,分为别国方言、历代方言、洛闽语录、道家语录、释氏语录、传奇语录六部分。外篇主要收录来自其他文献中的汉字词汇,比如:朝鲜语、蒙语、倭语、满语、暹罗语^②、梵语、契丹语、女真语、安南语^③词汇。按照词汇来源分为华汉译语、东韩译语、三学译语、四夷译语、元明吏学、罗丽吏读六部分。各部分下收录词汇又

① 王平:《韩国汉文辞书史科学》,第468页。

② 泰语的旧称。

③ 越南语的旧称。

以“一字类”“二字类”“三字类”……“十字类”为纲,纲下再将汉语词条归为:释天、释地、释亲、释形、释声、释名、释气、释色、释言、释训、释诂、释知、释品、释动、释事、释物、释官、释文、释礼、释法、释服、释食、释宫、释器、释戏、释疾、释数、释谷、释草、释木、释鸟、释兽、释虫、释火、释心、释年、释乐、释市、释农、释鱼、释山、释水、释女、释武、释神、释宝、释术、释花、释果、释仪、释国、释画、释禅、释酒、释茶、释税、释户、释药、释菜、释香、释佃、释畜、释脉、释蛊、释学、释科、释量、释织、释重、释储、释工、释道、释觉、释慧、释妙、释空、释声、释大、释叶、释匠、释务、释罪、释刑等意义类别。各词条下先引用经典文献内容及注家说法,然后以著者案语进行辩证分析。

综上,朝鲜朝综合类词典大都是按照具体用途编撰,这是受到朝鲜朝实学思想的影响。而综合类词典也以体量庞大、内容丰富著称,在训释方面大都采用传统训诂学中义训和声训的方式,术语丰富,引书详实,荟萃旧说,初具现代词典的体例。其收录词汇覆盖之广、数量之多、释义之详、体例之备,都是类解类词典和语录解类词典未能具备的,因此综合类词典也成为研究朝、中语言文字的宝贵资料。此外,综合类词典还保存了中国和朝鲜半岛部分古籍信息,涉及经、史、子、集的各个门类,对当时的天文、地理、人伦、医药、动物、植物等多有描述,不仅对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意义重大,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结语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内涵的承载,作为记录语言文字的词典也往往不同程度地展现一个国家的社会现状,渗透出其文化倾向。朝鲜朝汉文词典以其系统性、时代性和民族性成为我们研究汉语汉字传播和近代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重要信息库。通过对朝鲜朝汉文词典的整理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汉字词和汉文化传播的时间、层次、国别、规律、特点、方向,可以了解支流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回馈,从而支持域外汉语汉字研究理论体系的建立。朝鲜朝学者编撰本土汉文词典既是一个吸收中国文化精华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长期发展的结果。

首先,朝鲜朝汉文词典传承中国传统词典的编纂模式及体系。中国传统词典依照编撰目的可分为综合性词典和比较性词典,前者以《尔雅》为代表,后者以《方言》为代表。朝鲜朝汉文词典大体也遵循这两种体系,综合类词典如《才物谱》《古今释林》等都延续《尔雅》的编撰体例,比较性词典如《译语类解》《方言类释》等遵循《方言》的训释体例。

其次,朝鲜朝汉文词典编撰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朝鲜朝的文臣学者,以朱子理气论为基础,对心性哲学展开了深入细微的探讨,如在朝鲜持续长达数百年的“四端”“七情”论辩中,朝鲜学者发展实践性和人间伦理,强调提升伦理道德修养或者通过改变人的气质而达到圣人境界,从而形成“主理论”和“主气论”两大学派分支。其中,“主气论”倡导重实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标志,后来发展为实学。面对国家的衰落,朝鲜学者立志恢复朱子学中的实用精神,强调“修己安人”,通过“修己”自我提升,通过“安人”治国平天下。因此,朝鲜学者注重人性关怀,弃恶为善,并体现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义理精神。实学家们也通过博物性质的文献辑录促进思想发展,朝鲜朝汉文词典通过解释《朱子语类》中难解词汇,辑录具有实用功能的词汇,都是中国朱子学在朝鲜半岛传播和影响的结果。

再次,朝鲜朝汉文词典又是结合本土文化发展的产物。类解类词典以词语互译为主要目的,成

为连接汉语词和朝鲜语、倭语、满语、蒙语等的纽带,对以上语言形、音、义研究都具有价值。如朝鲜朝词典在标记汉字词读音时克服直音法、反切法等传统汉字注音方法的局限,能够以谚音较准确地记录当时汉字的正音和俗音,从而成为研究近代汉语北方语音的宝贵材料;又如朝鲜朝汉文词典收录大量借用汉语词的读音或意义,从而衍生出朝鲜语汉字词,等等,此皆为朝鲜朝汉文词典本土化过程中的产物。

概上,伴随着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朝鲜朝汉文词典保留大量唐宋以降的口语、俗语词汇。朝鲜朝文人崇尚儒家经典,然而学者对朱子语录体著作中的白话口语词汇却难以理解。因此,朝鲜朝汉文词典多收录唐宋口语白话词汇,并加以训释,用以读通唐宋以来的儒学经典。这为后世研究汉语口语俗语词汇保留了珍贵的资料。朝鲜朝汉文词典不仅汇集了当时流行使用的各个门类的词汇,还将经典文献中的俗语、谚语短语收录其中,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朝鲜学者并不囿于词典编纂规范和词的科学意义,而更侧重于实用领域,凡是当时难解的词语、短语、俗语、小句,皆收录其中,供人参照。如《古今释林》中收录五字类“痴人前说梦”“日头这般高”、六字类“经蛇咬怕井绳”、七字类“双日不着单日着”、八字类“折白道字顶真续麻”、十字类“犹古自参不透风流调法”等。这些俗语短语不仅是汉文化传播的结果,更是朝鲜半岛本土文化的映射,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朝汉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域外新材料。取朝鲜朝汉文词典与中国传统词典、古籍相互印证,近代汉语传播与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必然会有新成果、新成就。

责任编辑:董德英

The Types and Value of Korean-Chinese Dictionaries in the Chosun Dynasty

Wang Ping¹ Feng Lu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1100, China; 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Korean-Chinese Dictionaries are reference books compiled by scholars in the Chosun Dynasty to aggregate and explain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Chinese word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various types of dictionarie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dictionaries of the Chosun Dynasty, and concludes that the compilation style of the Korean-Chinese dictionaries was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the compilation content was the product of the fus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Korean native culture. At present, most Korean-Chinese dictionaries have not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As new materials outside China, they are of great value to the spread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Key words: Chosun Dynasty; classification dictionary; dictionary of sayings;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value